

# 城 市

## 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

[美]伊利尔·沙里宁著

顾 启 源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法，以期患病的城市，能够恢复与保持其健康。换言之，笔者像我们理解活的有机体内的有机秩序那样，曾努力去解释什么是城市社区的物质秩序。

笔者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出所有城镇建设的基本原则，以便这些原则有可能跟当前条件结合起来，并且可能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笔者对过去城镇建设中有助于阐明这些原则的经验，进行了解说。

笔者始终把合乎人情与方便生活作为主题，试图设想城市逐步走向未来的发展远景。笔者曾努力把未来的城市，想象为人们安居的家乡城市，正如住宅一样，如果要使住宅适于居住及对社会起积极作用，那么住宅必须成为家庭人员的舒适的家园。

现代城市的问题——由于情况的迅速演变——正在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不可能解答所有的疑问，而又令人一致同意我们的看法。所以，应当把本书内容，看做是笔者个人分析的观点，这些观点是笔者在革命性变化的时代中长期亲身体会得来的，但这些变化，在许多方面，至今仍模糊不清。由于上述原因，可以预见，本书分析中的许多观点，将遇到不少反对的意见。但是，这些反对意见，却能引起争论，也许还会给读者带来更大的兴趣和启发。

如果真是这样，笔者就不算白费心血了。

伊利尔·沙里宁

1942年于匡溪

《城市：它的发展 衰败与未来》一书，是著名美国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编写的脍炙人口的名著。此书出版于1943年，是论述城市的经典著作。作者从建筑的角度出发，回顾了过去城镇发展的历史，分析了目前城镇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结合具体实例，提出了今后改进城镇规划及城镇设计中应遵循的正确原则。本书说理透彻，内容通俗易懂，对我国城镇规划、设计人员，建筑设计人员，城镇建设管理人员以及城镇各级领导干部都有研究参考价值。

THE CITY  
ITS GROWTH ITS DECAY ITS FUTURE  
ELIEL SAARINEN  
REINHO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New York 1943

\* \* \*

城 市  
它的发展 衰败与未来  
顾 启 源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北京阜外南礼士路)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3 字数：26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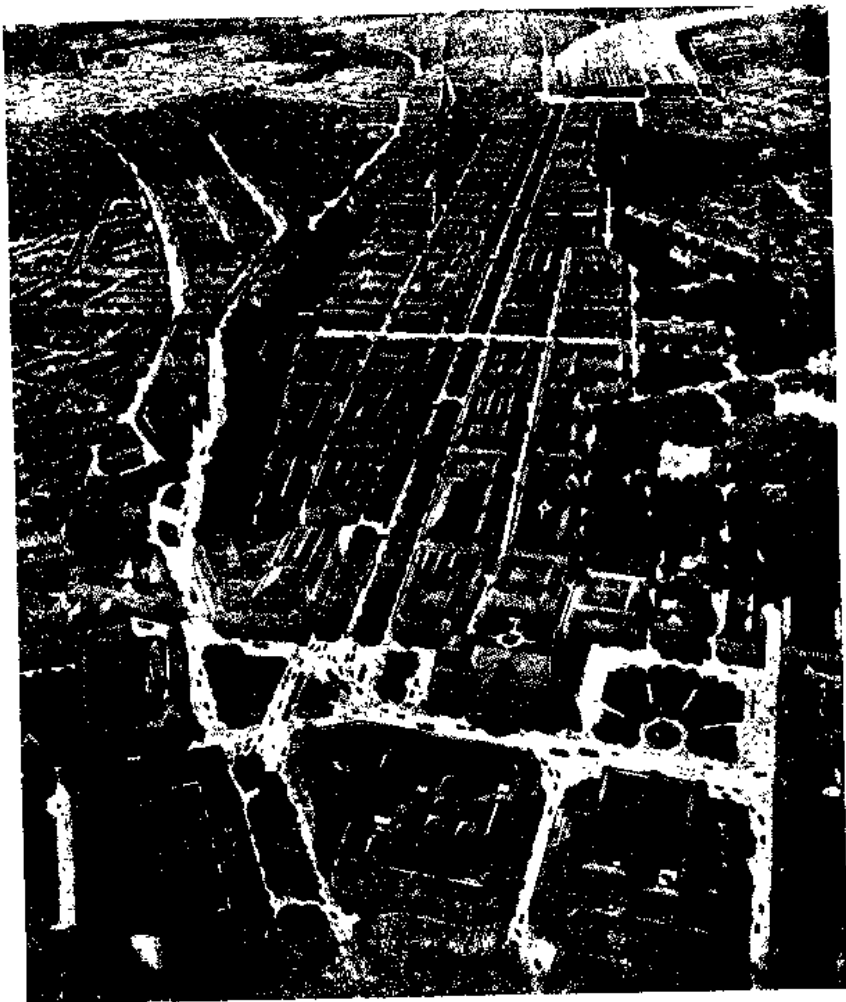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500册 定价：2.60元

统一书号：15040·4920



伊利尔·沙里宁 (ELIEL SAARINEN), 1945



大赫尔辛斯基，中心区分散规划模型

筑和艺术界十分活跃，负有国际盛名的建筑师，成功地设计了赫尔辛基火车站（1910~1914年）和其他一些公共建筑等；他还是一位城市规划家，1911年，曾被邀请至匈牙利布达佩斯、爱沙尼亚的Reval城（即大塔林市）担任顾问，提供了研究报告和规划方案。他的大赫尔辛基规划是近代城市规划史上的一佳例。他定居美国后，一面执教，一面继续从事实际工作。匡溪艺术学院的设计可能是他建设完成的一组最完整的建筑群，至今仍被认为是美国学院规划设计的精湛作品之一。这个时期，他继续参加规划设计工作，担任规划部门的顾问，发表规划理论著作，继《论城市》之后，1948年还发表了《形式之探索：艺术的基本途径》（*Search for Form, An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Art*）一书。随后即着手写第三部《匡溪艺术学院的历史》，阐述他的艺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可惜尚未完稿，即与世长辞。

匡溪艺术学院的创建，可以认为是沙里宁的不朽事业。它是引自北欧，长在美国而独树一帜的环境艺术学派。1925年起，在沙里宁的主持下，先后建成建筑与城市设计、雕刻、绘画、工艺美术设计、陶瓷、金属制品、纺织设计共七个系，是一个综合艺术的创作与学习园地，形成了对美国、对世界有卓越影响的学习和艺术创作中心。沙里宁逝世后，经后人的努力，这个学院至今仍保持着活力。去年，在热心人士的积极赞助下，举办了介绍匡溪艺术学院的盛大展览，题为《设计在美国：匡溪的景象，1925~1950》，先后在底特律、纽约、赫尔辛基、巴黎、伦敦等博物馆展出，得到了社会的重视。

这位对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工艺美术设计以及建筑与艺术教育卓有贡献的大师，在生前即得到种种应有的荣誉。1950年7月逝世后，他的骨灰运回芬兰，埋在他的故居园内，芬兰政府隆重地举行国葬，全国放假一日，发行纪念邮票，并将他的故居辟为博物馆，供人参观。

《论城市》译成中文，为我们了解他的学说提供了方便。各方面的读者必然会考虑如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以研究和吸收。

## 中译本序

伊利尔·沙里宁的著作《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以下简称《论城市》）中译本即将出版，这是建筑与城市规划工作者的喜讯。

伊利尔·沙里宁和他的儿子埃洛·沙里宁(Eero Saarinen)都是著名的建筑师。我们建筑界对埃洛·沙里宁比较熟悉，他的一些作品，诸如象征巨鹰展翅欲飞的纽约TWA航空站，庄严挺俊的杰弗逊国际博览会纪念拱门等，常被一些书刊引用。其实他的父亲伊利尔·沙里宁也有不少优秀作品。伊利尔·沙里宁不仅是一位高明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和城市规划理论家，他的城市学说早在40年代中，就曾在中国传播。梁思成先生在1945年读了沙里宁著作以后，曾在重庆《大公报》撰文《论市镇的体系与秩序》专门介绍了沙里宁的城市学说，并泛论我国战后重建问题。新中国成立前，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在赵祖康先生主持下，所草拟的《上海市都市计划草案》（初稿，二稿）就曾以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等学说为基础。尽管这个方案在当时不过是一纸空想，但热情的技术工作者还是积极地提出了疏散工业，建设卫星城镇，组织“市区单位”、“市镇单位”，改善居住环境等一些有见地的设想，企图为上海的改建和发展谋出路。

沙里宁（1873~1950）原籍芬兰，1922年因参加《芝加哥论坛报》大楼国际竞赛获得世界荣誉。美国名建筑师沙里文（Louis H. Sullivan）对该设计赞赏备至，翌年沙里宁赴美，应《底特律论坛报》发行人、艺术事业赞助者布斯（George G. Booth）之邀，共同创建了匡溪艺术学院（Cranbrook Academy of Art）。沙里宁被任命为院长，从此定居美国。沙里宁所从事的事业是多方面的，早在芬兰，他已是一位在规划、建

这里我想从近代城市规划学术发展的角度提供一些材料，供读者参考。

沙里宁在城市规划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不妨概括为：在规划思想上，他是“有机分散”论的倡导者；在设计思想上，他是近代“城市设计”论的倡导者，这两方面内容结合在一起，构成沙里宁城市学说的主体。但上述的理论，又是与他的“体形环境”论（或“艺术环境”论）相联系的。

### 关于“有机分散”论

《论城市》一书虽定稿于1942年，他的规划思想的酝酿可以上溯到1918年所发表的大赫尔辛基规划。当然早期的实践，如1912年关于布达佩斯城市问题的研究，1913年为爱沙尼亚的Reval城所作的规划（该规划获国际竞赛首奖），特别是1910~1915年他在赫尔辛基近郊Munksnäs-Haga开发所进行的规划实践，对他的规划思想的酝酿，有更直接影响。我们不妨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去认识这些规划活动的背景。

在工业革命后，西方城市急剧发展。从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的一百年中，城市人口，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人口增加很快（如巴黎、伦敦和纽约，在1800年城市人口分别为64万、80万和6万，到1900年已增加到300万、700万和450万），导致住宅缺乏，交通阻塞，中心拥挤，建筑混乱，城市环境恶化等种种令人头疼和咀咒的“城市病”。事实迫使人们对城市问题的重视逐渐加深。于是新的城市规划理论渐趋活跃，并逐步形成，十九世纪晚期出现的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明日之田园城》是其代表学派之一，影响也最大。这已为大家所熟知，不必赘述。此后一时期，重大的规划实践，诸如1910年奥地利建筑师瓦格纳（Otto Wagner）的维也纳中心规划，1911年英国建筑师恩温（Raymond Unwin）的伦敦近郊花园新村（Hampstead Garden Suburb）规划与建设等，对沙里宁有机分散规划思



想的酝酿都产生一定的影响（沙里宁于1923年被选为城乡规划与田园城国际联盟副主席）。

当然，主要是沙里宁本人的实践和经历，才形成了他的一整套的有机分散规划的思想。为了开发赫尔辛基近郊 Munksnäs-Haga 地区，沙里宁曾去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汉堡、卡什鲁厄、慕尼黑等城市实地调查。这些城市规模不大，由于地理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它们在城市结构上具有分散发展的优点，在建设上采用近郊分区开发的方式。沙里宁在这些调查基础上着手的大赫尔辛基改建规划，思想更开阔，更广泛地研究了交通系统的组织、居住与工作地区的重新调节、建筑与大自然的密切结合等，以求建立完善的生活秩序与建筑秩序。从此他的规划思想逐渐成形。嗣后，国际上城市规划学说的新发展，如佩里（Clarence A. Perry）邻里单位的理论（1909~1923年）的发展等，对沙里宁的有机分散学说的进一步形成还继续产生影响。

《论城市》一书于1942年完稿，1943年出版，它与美国建筑师、规划家斯坦（Clarence Stein）的《区域城市》（1942）、艾伯克龙比（Patrick Abercrombie）的《大伦敦规划》（1944）等书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发表。它们的出现表明了两次大战之后，人们不满现实、憧憬未来，对改善城市环境有迫切的期待，作了多种探索。这些近似的或不同的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相互推动的作用。

从以上的介绍说明沙里宁的城市规划理论不是偶然出现的，有它的时代的背景、思想的继承、倡导者的经验，以及长期的深入地思考和探索的结果。

“分散主义”在当时是时代的潮流（城市集中论的出现是稍后的事）。但在这个潮流中也有不同的趋向。例如，霍华德学派主张建立独立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田园城和发展卫星城系统。与霍华德学派同一时期，还出现有发展近郊花园新村运动。在相当一个时期中，田园城与近郊花园新村运动各有千秋。例如，田园城方面，除霍华德亲自开发的两座有名的 Letchworth 与 Welwyn

外，1925年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Boitsfort建有“~~两个~~Greenfield”田园城，大伦敦规划及战后英国新城运动更是这一理论的直接产品；而花园新村的建设至少同样活跃，除了前面已说到的恩温在伦敦附近的Hampstead外，1913年在柏林附近有施米特享纳（Semmitthener）规划的Steaken花园新村，1924~1930年瑞士名建筑师伯诺利（Bernoulli）在Basle城的Hizbrunner地区建有花园新村，1910年在意大利米兰8公里外，也建有花园新村等等。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并未对这两种形式作具体评论。他的大赫尔辛基规划等可能更接近于近郊花园新村式，但他从未否定过卫星城。从上述历史发展看，两种实践都有可能。即以我国为例，正在拟议中的上海发展规划就既有从核心城市向外延伸，又有卫星城建设两种发展形式。沙里宁理论未将这两者割裂开来，而加以绝对化，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任何规划者只要接触社会实际，总会发现现实中的矛盾和缺陷，并提出自己的设想。沙里宁认识到“经济规律是不可违反的”（当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规律）。在沙里宁的理论中更直接地接触到一些如土地税收等要害问题。将社会经济立法等综合考虑是沙里宁理论的较为完整之处，这在下文还要说到。

在沙里宁的规划思想中，比较明确地认识到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缓慢过程”，并提倡有计划、有引导地“沿着预定方向，走向明确目标，形成逐步演变”。他认识到规划“灵活性”的重要，要求有“充分灵活性的规划，可以在条件变化而出现新的要求时作必要的修改”。他还提出要从事研究性的设计，除了有从现在到将来的规划，还要斟酌从将来目标向现在演变的种种可能性，“持续的和双重的积极思考”。他本人称他的理论为“动态设计（Dynamic Design）”。可以这样说，现在提倡的“动态规划”或“连续性规划”的概念，在沙里宁的思想中已具有萌芽。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重思想、重哲理。他强调以理论指导实践，而不拘泥于具体形态或细节。虽然在实践中，他对细节的研究从不放松。

## 关于“城市设计”论

作为建筑师的沙里宁，始终是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待城市环境的。他在理论上推崇维也纳建筑师西特（Camillo Sitte）的学说，并加以重新认识，作为恢复建筑秩序运动的理论基础，这可以从《论城市》的有关章节和他为西特原著写的英文版序《关于西特的札记》中看出来。当然只要阅读西特原著和对照沙里宁的理论，可以看出沙里宁城市设计理论的形成还来自他个人的修养与实践。他对意大利小城镇作了研究，赞赏这些城镇建设的艺术成就，指出它们的建筑群体所组成的室外空间是那样地既统一而又丰富多变。他本人又如此地深有所悟，曾驱使他竟有撰写专书的念头。出于对一些设计优美的城市建筑原则的领会和发现，沙里宁的城市设计论是有血有肉的。

沙里宁努力于建筑艺术的重新认识，在他看来，“城市设计基本上是一个建筑问题”。建筑是空间的艺术，这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沙里宁感到这样说并不完全，他认为“建筑是寓于空间中的空间艺术”（Architecture is art of space in space），即要设计好建筑族群——“健全的建筑单位”，换句话说，就是要处理好建筑物之间群体的组合。在某些场合，沙里宁为了提倡三维空间的概念，他甚至忌用“规划”（Planning）这个词，而用城镇设计（Town Design or urban Design），因为“规划的习惯作法只是把它当作在图纸上平面的东西，而忘却规划是城市空间的艺术”。他不仅理论上这样认为，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城市设计还是建筑设计，他也总是从模型研究着手。例如，1915年10月公开展览的赫尔辛基近郊规划模型，就是在他夫人（纺织设计家）协助下花了四年的时间完成的。他同样用这种

基本工作方法教导学生。

他的城市设计理论为“有机疏散”的理论提出了具体的实施途径。他主张根据城市的功能和多种条件，把城市有机地分解和组合成城市的各个区域，各区由大小不同的建筑群体组成。他认为城市的建设是动态的，因此城市的布局要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有机体的生长。而且建筑群体还要通过建设绿地和其他措施得到保护，以保证它的环境质量。

这就是利用建筑的方式恢复城镇建筑秩序的要点。这些原则贯穿在他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就我所知，至少在40年代中期，匡溪艺术学院建筑系就已改为“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并授予研究生以“建筑与城市设计硕士”的学位。相当长时期来，在城市美化运动影响下，把城市艺术局限在广场、林荫道的框框之中，而城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把城市艺术从这框框中解放了出来，力图根据居民的利益，从根本上改善城市。60年代后，城市设计开始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学校推行，近年为更多的人所热心提倡，可惜的是在匡溪艺术学院却由于沙里宁的逝世，建筑系的继任者在1950年秋后取消了城市设计的内容；由此，它的这一段启蒙的历史反而为一般人所忽略。

## 关于“体形环境”论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沙里宁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是出自一位杰出的建筑师的“城市观”，而他的建筑理论和实践是出自杰出的城市规划理论家和设计家的“建筑观”，他本人是将规划与建筑两者融为一体的。

沙里宁本人还是一位有广泛文化修养的艺术家。早年他曾有志于画，他对艺术的造诣很深。他认为，人们生活在物质环境中，而物质环境都是有体有形的，是一个形象的世界，良好的生活环境应当是在各要素间呈现“有机秩序”的“体形环境”，他认为从餐具、家具、房间的设计到一幢建筑物或建筑群体，以至

整个城市，它们都应形成有机的整体，都是构成形象世界的组成部分。他说，“只有当城市按人类建筑的基本原则发展成为人类艺术的成果时，城市才会在物质上、精神上和文化上臻于健康”。沙里宁是一位杰出的设计家，在他的设计中是融建筑、绘画、雕刻、工艺美术、园林等于一体的，这种综合的艺术观，又是他的城市观、建筑观的重要内容。关于体形环境的理论，在《论城市》中虽涉及不多，但在《形式之探索：艺术基本途径》一书中作了更系统的发挥。

沙里宁的艺术素养是广泛的。这既有地方文化的渊源，也有广泛的社会交往的影响。他曾访问贝伦斯(Peter Behrens)，并与当时俄国大文豪高尔基有交往。高尔基在流亡时，曾到过沙里宁的“Hoitträsk”家中。沙里宁是芬兰作曲家——著名的“芬兰颂”的作者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与瑞典名雕塑家米勒斯(Carl Millers)的至友。此外，他还与一些艺术家和文艺评论家、社会科学家有广泛接融。“谈笑有鸿儒”，与学术界广泛的交往，使他的思想境界更开阔。

对艺术的探索并未使沙里宁把自己囿于象牙塔之中，他的理想与实践，并未脱离社会。他在《论城市》中以强调城市的良好“体形秩序”(form order或physical order)必须以良好的“社会秩序”(social order)为前提。他认识到“住宅的问题主要是社会问题，应当这样地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在四十多年后今天的社会学家，如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仍在为此而呼唤，一些建筑师们对此的认识也逐渐加深。他在《论城市》中对经济问题也作了许多论述，他说“城市的经济状况同整个国家的局势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是城市无法控制的，因此必须事先谨慎地估计可能发生的总的经济性变化。”沙里宁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在《论城市》中系统地阐述了对城市土地问题如土地公有制、地价的公共控制、“土地价值”与“土地使用价值”、土地税问题、土地投机问题等一系列观点。虽然他的一些观点难免有乌托邦色彩，在资本主义社会也难以行得通，或这

些观点本身未必完善等，但作为建筑师的沙里宁，力图面向社会问题，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看，还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在那种社会下，企图从经济、立法上的改进来实现他的城市更新是难于有大作为的。沙里宁寄希望于教育，他耐心地教导学生，重视教师的身教。他的教育方针是教师与学生同时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教师以自己的工作与工作态度来影响学生。沙里宁本人博学谦恭，关心他人，通情达理，并以自己的勤奋工作，得到学生的敬爱。沙里宁常言“工作是思想创造性生长的钥匙”。沙里宁在老衰之年，仍身体力行，孜孜不倦，伏案作图。他教导学生，重思想方法，重“想像力”，提倡独立思考，要有“探索精神”，他说“艺术不是从定律中生长出来的，但是定律是从艺术中生长的”。他反对从书本到书本学究式的治学和教条式的教育方式。沙里宁培养了不少人才，不仅美国有他的学生，而且门墙桃李遍及欧亚非及南美等国家。前费城总建筑师《城市设计》(Urban Design)一书的作者培肯(Edmund Bacon)就是匡溪建筑系的第一班毕业生。培肯在他书中序言里对导师沙里宁对他的城市设计基本思想形成的作用表示了深切的敬意。

沙里宁还寄希望于正确的城市与建筑设计理论的宣传。他认为对建设美好生活环境的理想与正确的途径需要得到全社会，包括决策者的广泛认识。在他看来，正如本书开宗明义所说的“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城市的景观就是人民文化水平的试金石。他看到了居民集体意念的推动力量。他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城市环境和城市设计的重要性。理论在他那里不是作为学术殿堂的装饰。他热心接待家庭妇女的访问，侃侃而谈，旨在希望唤起群众的关心。请看他关于“梦想”的叙述：

“的确，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这种种规划设想，都是梦想。它‘必须’是梦想。做规划本来就是梦想，因为在想像力活跃的儿童身上，天然就有那种不可缺少的对未来的设想。这种设想过去曾使个人、家族、社区、国家和整个人类，充满生命力，没有这

种想像，则人们只能成为陷于日常平凡工作中的庸庸碌碌之辈。在任何进步的运动中，首先进行想像的，都是那些非常罕见的、具有远见的个人。事实上，在这些常被蔑视为‘梦想者’的身上，却体现着人类为改善未来而不断努力的精神。

可是规划要比梦想更进一步。规划必须提出办法来，把今天可能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转变为明天的现实。它必须设法达到这个目的。应当按这样的精神来看待规划，如果缺乏这种精神，就无从进行令人满意的发展，以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

这一段话，可以作为这位规划思想家的自白，我看这也是任何一个规划者应有的精神。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于城市化急剧发展的初期，我们展望的“未来”，不是梦想，而是实现“四化”的美好前景。人们按照建设和生活的需要，迫切要求发展城市规划学科。这门学科正处于大普及大发展的时代，一方面各学科的交叉、横向的发展使这门学科越来越宽阔、充实；另一方面学科本身的认识还要深化，以城市设计与建筑而论，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解和习惯的认识，无论创作和研究工作都有待提高。我们一方面要集中精力努力投入当前实践的创造；另一方面必须要从当代和前人的思想宝库中吸取营养，基于这个观点，重温沙里宁的著作，还是有现实意义，有启发作用的。当然任何一个人总有时代的局限性，任何著述总难于完美无缺，何况这已是40多年前出版的书籍，40多年来城市规划学术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中国城市建设问题是如此复杂，不是依照一家之说，一个模式能全然解决问题的。这方面还是由读者去辨析吧！但可以肯定的是本书不少思想、妙语、所揭示的问题等等，至今读起来还是感到清新、意味隽永与发人深思。例如看到沙里宁论教育的论述，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总感到还有不少路要走。也基于这样一个观点，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这类中译名著出版。近代五花八门的“主义”炫人眼目，一些初学者正在努力追求新思想，这不足为怪，也并非坏事。但是我总以为要打好学术根基，对重要学术思想要有一些基本认识，这样，

对正确的东西才能理解，对浮华的东西才能辨别，对实际的道路才能看得更清。这是很重要的基本功。因此名著的出版在当前还是一个启蒙的工作，不言而喻这是一个浩繁的工作，但它也是可以促使我们的规划思想向深度和广度推进的饶有意义的工作。

我从1948年起，曾在匡溪艺术学院受业于沙里宁先生，直至先生长逝。由于沙里宁本人对东方文化是景仰的，使我这平凡的东方人，在饥渴地吸取西方文化营养时，内心茁长着对东方文化的自豪感，对他的教导我是铭感的。

《论城市》一书，在译者顾启源同志长期艰辛的劳动下，以流畅的文笔，再现了沙里宁文章和语言的风格。感谢他嘱序于余，我在冗长的序文中，回顾了一些不一定为大家所熟悉的这段历史，希望对初学者了解城市规划的思潮能有所裨益。

写完此文，又是玉兰报春时节。遥想沙师故居门前的玉兰树，当又琼花满枝，敬以此文纪念吾师逝世三十五周年祭。

吴良镛

一九八五年三月于清华园面壁斋



## 序

“告诉我，你的朋友是谁，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这条古老的真理，在成为流行的格言以前，它的含意大概早就被人感觉到了。如果把这条真理引伸一下，那么就可以这样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的确，后面的那句话，跟前面的格言一样真实。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目标与抱负。当城市建造得杂乱无章，而居民对市容无动于衷时，他们就自动地暴露出这样的态度：他们如同一些没有梳洗、不修边幅，而闯进社交集会的人一样，使自己处于难堪的场面。另一方面，志愿为城镇建立秩序的人，则由于建立了这种秩序而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

城市居民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人人都有义务去维持居住社区的秩序。因此，每人都有责任去熟悉有关的问题，以便贡献各自的力量，并启发同市的居民，群策群力，为城市的利益而争取积极的成果。这样的事情不仅同专业规划工作者及市政当局有关，而且牵涉社区内的每一居民。上述观点必须特别予以强调，因为通过本书的分析，我们深信，除非城镇居民个别地和集体地亲自提供积极的支持，否则城市的改革成果，将寥寥无几。

笔者编写本书，希望能在启发公众方面，贡献一分力量。然而，由于在城镇建设方面，已经出版了不少关于专业性问题与实用技术的书籍，而供一般读者用的材料，几乎还是一片空白，笔者认为较明智的办法，是把本书内容编写得较为通俗易懂，使非专业的读者，也能阅读。因此，笔者在编写此书时，采用了对城市社区进行分析的方式，论述社区在历史上是怎样发展、老化和衰败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情况；还设法找出恰当的医治办